



新書六十調雖起於京房其實惑於禮運旋宮注疏謂
六呂亦有五音合六律為十二調每調附以四律遂為
六十調似若違於律者及考其法其論黃鍾之數十七
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雖釐毫絲忽不爽可謂精矣至六
十調用半律乃取十二律而平分之其疎如此若果清
濁凌犯勢不可行自當上生下生三分損益豈可輒用
半律也如半律可用則黃鍾之數為不足信矣不通一
也其實止十二調無所謂六十調也如黃鍾五調皆用
黃太姑蕤林南應大呂五調皆用大夾仲林夷無黃太
蕤五調皆用太姑蕤夷南應大其餘九律並同本無六

十而強命之於義奚取耶不通二也其十二律又為候
氣法而非旋宮法蓋旋宮法以管之清濁為序自黃鍾
而林而太而南是也候氣法以月令之節氣為序自黃
鍾而大而太而夾是也二調之用不同豈可以候氣為
旋宮不通三也縱使實有六十調每調七音計四百二
十音編鍾當用四百二十枚於理然乎不通四也嘗考
古樂之盛莫如周止備宮商二調漢魏而下止有黃鍾
一均餘律皆不及擊其音意已不可曉俗樂之盛莫如
金元近體詞曲其名譜聲腔何止數千其實止黃鍾太
簇二調况六十乎新書自神其說宮商角三十六調老

陽也徵羽二十四調老陰也調成而陰陽備也至數之
成日有六甲辰有五子為六十日律呂有六律五音為
六十調非知天地之化育者不能與於此予謂此數之
偶然相值耳亦由私智設術旁通而成非化育之自然
也梁博士沈重准淮南之數用京房之法求之得三百
六十律以當一歲之日律曆之數亦謂之知化育可乎

候氣

六律為陽老陽之數九而陽始於子故黃鍾象陽以次
而短至無射而極六呂為陰老陰之數六而陰始於未
故林鍾象陰以次而短至仲呂而極此十二律取象取

義於十二月之微旨也再無遺說矣後世既不識月律
肇造之原又不察聖王造律簡易之心遂以十二律為
神物真可以通天地而合神明者及考其法皆極為不
通然後知其非聖人之制也一歲之氣有升有降天氣
上升地氣下降閉塞而為陰秋冬之事也升者上升者
下埋管於地將誰候乎天氣下降地氣上升暢達而為
陽春夏之事也氤氳兩間發育萬物地下無氣不可候
矣至於占驗災祥小動為和氣大動為君弱臣強專政
之應不動為君嚴臣猛之應果若此說堯舜三王之世
皆小動桀紂之世皆不動莽操懿溫之世皆大動春秋

之世政在侯國侯國之政又在強室其動之大小又不
知何似雖至愚不辨菽麥者亦明其決不然矣氣無微
而不入者也十二管飛則皆飛不飛則皆不飛若曰冬
至動黃鍾夏至動蕤賓其餘皆以辰位應用不爽是氣
為有知擇管而入管為有知擇氣而施天下古今有是
理乎其說始於張蒼定律推五勝之法鄒衍京房劉歆
又傳會以五行幽謬之術已叛於先王之教矣至後齊
方深仰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即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
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又為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
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自住予謂氣在

地中無形可見故用律管候之若仰觀雲色即知氣至
又何必用律驗灰也且以輪扇代律管果輪扇可用則
律為不可憑矣此邪佞之人敢為妖誕之事以惑主誣
民可以誅矣

度量權衡

度量權衡非始於黃鍾也未有黃鍾之前已有此物但
法用不出於一耳度未必九寸量衡未必以一千二百
黍為龠為銖既制黃鍾之後乃以律而總齊三物度之
分寸尺夫引生於黃鍾之長量之龠合升斗斛生於黃
鍾之容權衡之銖兩斤石鈞生於黃鍾之重此帝王大

一統之政即天下同軌同文之意也世儒不知遂謂是
三物者必有時而弊又總其法而著之於數使分寸龠
合銖兩皆起於黃鍾然後律度量衡相為表裏使得律
者可以制其度量權衡因度量權衡亦可以制律予謂
得律者亦可制度量權衡是矣得度量權衡未必可以
制律也蓋古今文質不同制度亦與時損益夏商之制
不行於唐虞周之制不行於夏商秦漢而下一切苟簡
之制又甚矣謂唐虞至周上下數千年此三物不變吾
不信也縱使聖人之元度量元衡俱在誰復能辨其
真偽而信之不疑哉如後世之古銅尺玉律玉斗銀錯

諸法紛紛不定可以鑒矣用此三物不若用黍之為有據也三物有時而弊黍無時而弊使天地生物之理有窮則黍之形可改制律者不必求之三物但求三物於律求律於黍斯得聖人不傳之精意矣

審音

八音之外無復遺音遺制後世雖有作者不可尚已大畧宮商近雅徵羽近淫角可淫可雅豈宮商重濁易於平淡徵羽輕清易於纖靡歟故古樂多宮商俗樂多徵羽也一曰金編鐘是也十二應十二律五音俱備此金奏之所以為重也雅也雖奏淫曲不淫聲古不為淫所

役也二曰石編磬是也十二應十二律五音俱備此石奏之所以為重也雅也雖奏淫曲不淫聲古不為淫所役也三曰絲琴宮音瑟琶商音筑阮角音三絃徵音箏羽音琴瑟雅也雖奏近曲不淫聲淡故也三絃箏淫也雖奏古曲不雅聲豔故也筑阮琶可淫可雅也四曰竹箎簾篋角音笛徵音簫羽音可淫可雅也五曰匏巢竽徵音笙羽音可淫可雅也六曰土埴宮音中埴商音雅也七曰革縣鼓宮音鼗鼓商音可淫可雅也八曰木祝敵宮音貫板角音祝敵雅也貫板可淫可雅也敵復先王之雅奏者但於宮商焉求之即近古矣

金石

金石者雅樂之宗也陳之殿廷宗廟而協雅頌之詩其制重矣非若琴瑟諸音凡樂皆可用也古聖人制律法器初定必先度之鍾磬者八音之中惟此二物能備十二律之全旋宮之法由此而行五音之用由此而宣非二物律呂之事不明備矣琴瑟笙笛固律呂所生也然以七絃二十五絃鑽穴置簧而寫十二律清濁之間渾淪含胡誰復能辨其音意哉至於擊拊之法古今亦大不同古之歌聲與鍾磬相應一字一聲如一句數宮字皆統於一宮律數商字皆統於一商律一句有五音則

散為五律以黃鍾調言之五音周流徧用實不出旋宮五律故周庭止備黃鍾太簇二調徧擊六鍾而六鍾不擊漢魏而下止存黃鍾一均惟擊五鍾而七鍾不鳴謂之啞鍾猶有周庭古意至唐張文收吹律調之而啞鍾復鳴於是失古道矣蓋唐之朝廟詩章多宮商音止當用六鍾六磬今使十二鍾磬俱鳴是不用旋宮法但隨意循環擊之故十二可以徧用此俗樂法而非雅樂法文收不識音矣至安史之亂黃巢之餘工器俱盡文收之法亦復淪謬五季宋元猶襲用舊法音繁聲數幾於淫矣故復古樂者不必淪其淫雅但能用旋宮法使歌

聲協金石即近古矣

律意

古樂極簡淡俗樂極繁豔皆五音六律之所生也若論制作之法簡淡者常易繁豔者常難觀今之俗樂歌南北近體辭曲和以琵琶箏阮或以譜調奏之簫笛笙竽音韻窈窕含思宛轉雖一拍一彈一吹莫不曲中章程使人聽之神眩情迷其法何其精也至於制造雅樂往往不辨清濁不協宮商此其故無他蓋掌俗樂者多師工伎人雖不識律呂而識絲竹歌聲得絲竹歌聲得律呂矣掌雅樂者多儒臣宿學不識絲竹歌聲而能言律

呂雖得律呂未必協絲竹歌聲况不得律呂乎是以簡淡者反難繁豔者反易以神意相授受者以漸而美以議論相高者以漸而謬乃知古樂之盛倫夔矇瞽之術並舉交贊者也吁難言也

律尺

周禮考工記於案言十有二寸於鎮圭言尺有二寸又言桓圭九寸是周人以十寸為尺矣故歷代以周尺為古尺漢志云律本起於黃鍾之長以羊頭山柶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為黃鍾之長蓋一黍約一分九十黍九寸律也又有劉歆銅壺尺蔡邕銅籥尺達武銅

尺漢官尺魏杜夔尺晉荀勗尺田父玉尺梁表景尺晉
始平古銅尺沒塚玉律尺錢樂之渾儀尺隋開皇水尺
官尺魏元延明尺梁劉曜土圭尺五代王朴律準尺宋
和峴尺太府布帛尺李照尺胡瑗阮逸尺尺隨代更律
隨尺異條長條短杳無定準予嘗因是而考歷代之尺
惟漢九寸之律暗合周古尺之法必上古以來有所傳
受其實為黃帝之遺制也何以知之蓋時有古今聖有
先後而此心此理未始不同也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
十其一三五七九為陽九者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
為陰十者陰之成也故黃鍾者陽聲之始其數為九由

是三分損益而生十二律非用九數則上生下生之數
不行律呂無從而起矣則九九八十一之數非以為尺
用以為生律之本耳是律呂由陽數而成者也至於以
九分為寸以十寸為尺共計九十分所謂尺增寸寸不
增分取其十寸以為長即尺法也取其容一千二百黍
以為廣即教家之開方法亦量法也長者為尺廣者為
量內外相應然後中聲可得是律呂由陰數而成者也
則漢之九寸即周之十寸周之十寸即黃帝之遺法其
法即陰陽奇偶之數若夫累黍以為分者蓋分寸之度
必有所由起用菽麥則太大用粟則太小惟所謂黍者

其形大小適中非忝焉則倏焉無所準矣是固聖人
明物之智實神理之不得不然者也則漢九寸用忝之
法非上古之遺法而何哉漢儒雖能傳其遺法但以孤
尺定律而不能通之以量故其法用不準魏晉而下棄
忝定尺別求所謂古雅之器如古銅尺玉律斛籥之類
此果周漢之物乎恐不然矣並累忝之制亦亡不但尺
謬而量法絕矣不知何以定律也夫聖人往矣陰陽奇
偶之數固在也秬黍固在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夫何
言哉故曰時有古今聖有先後而此心此理未始不同
也

制器

古聖人制八音之器其始皆以律管調之三代襲用皆
其遺法自漢而下寢失古意編鍾編磬猶能調以律管
故銅劑多寡玉璞厚薄追琢工巧雖未必盡合中聲之
度而古法尚存也至於琴瑟箴簫簞笛笙竽但依摹舊
制任意擬造而吹律之法不復行矣蓋由不知琴之為
宮音故不能比以黃鍾之管不知瑟之為商音故不能
比以太簇之管不知箴簫為角音笛為徵音笙簫為羽
音故不能比以姑洗蕤賓無射之管失五音之正度與
聖人造律之初意矣製琴者制之長短木之厚薄髹漆

之重輕絲之多寡必求合宮聲之度制瑟者制之長短
木之厚薄臨岳絃柱之高下絲之多寡必求合商聲之
度製籥箎篪笛簫者制之長短中空之廣狹穴之疎密必
求合角聲徵羽聲之度製笙竽者匏之大小管之長短
簧之纖湫必求合羽聲之度則聖人吹律之法不為虛
設而五音之正度廢乎可得矣土革木三者視諸器類
為簡畧此又易易耳吁難言也

辨舞

古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也干戚武也籥翟文也文以
揖遜武以擊刺舞之意也上古之舞不可得而聞矣後

世惟餘韶武而已箭韶九成九變文也大武六成六變
武也今韶舞惟存其名而未識其容武舞尚有可知者
佾數六十四人綴兆列於中庭始出而比其辭頌詩武
是也再成而斌商其辭頌詩酌是也三成而南其辭頌
詩般是也四成而南國是疆其辭頌詩象是也五成而
分周公左召公右其辭頌詩賚是也六成復綴以崇天
子其辭頌詩桓是也聲生於詩容生於聲詩有六篇舞
有六變此先王之所以盡美也漢魏而下詩樂淪謬制
舞者不復知有六變之容間有知六變者不復知有六
變之詩無六詩則無六奏無六奏則六變安從生哉鄭

夾漈曰古之樂惟歌詩則有辭笙舞皆無辭未之深考耳

堂上堂下

樂有堂上堂下古今所同也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堂上也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堂下也有虞之制也商頌曰猗與那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鞀鼓淵淵嘒嘒管聲堂下也既和且平依我磬聲磬玉磬也堂上升歌之樂堂上也

有商之制也周之雅頌俱在止有堂上升歌而無堂下詩章燕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即堂上也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說者曰有聲無辭即堂下也

有周之制也以是考之則鍾磬琴瑟詠以樂章和以人聲為堂上升歌之樂鞀鼓笙鏞簫管祝敔塤箎但有譜奏不用人聲為堂下之樂大畧堂上者輕潤細微不以揜人聲堂下者不用人聲故洪大高亮耳漢魏而下考識不精不問堂上下俱有歌章而其器物鍾磬琴瑟箏筑篳篥琵琶簫管笙箎籥篥鑼鼓一槩混同施用堂上下之義不復可辨失古道矣又有鼓吹短簫鏡歌皆軍中馬上道路所奏通謂之古吹或以給賜臣下此又堂下之變也近世俗樂賓出入則奏大鼓方響龍笛籥篥

笙簫但有譜奏而無人聲即古堂下也賓主獻酬既畢就九席則歌近體曲和以箏阮琵琶節以貫板即古之堂上也能辨其淫雅則所謂古樂者即此而是矣政不必遠求也

樂記

詩樂淪缺已久猶幸樂記一篇存焉予讀其書往往見其過當失實荒漫無稽心甚疑也曰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夫樂之有宮商角徵羽猶國之有君臣民事物亦一時取義取象如此耳其實了不相涉乃

謂君臣民事物之失道真由宮商角徵羽之亂近於誣矣可疑一也曰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敘而有常夫樂者情文也詩與律也皆實理實事所謂象天地四時風雨者於義何居又漫及於五色八風百度如擊空御風邈不可即可疑二也曰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聽笙竽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夫樂之用廣矣而惟思五臣何也奏一音則思一臣並奏五音則並思五臣不奏則不思于理然

手縱思之亦何與於樂也可疑三也曰實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踈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夫風雅頌三詩之體雖異而其歌聲亦微有不同至於某宜歌頌某宜歌風某宜歌商某宜歌齊甚無謂也又以商齊為五帝三代之聲商人謂之商齊人謂之齊真謬言矣可疑四也自虞書之後論樂者莫如樂記其言之過中失正如此朱子病其言之不純欲別

著樂經而以此為傳愚謂此書任意放言多叛於聖人之教不可用以為傳也中亦有一二合道者但識其意不泥其迹則可矣

周禮

周官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予謂六呂所以助律備音旋宮為調者今日歌大呂歌應鍾則大呂應鍾亦為呂而為詩章矣果為詩章何不曰

歌某詩而曰歌大呂也周詩三百篇具在實無所謂大
呂也至於祀天舞雲門祭地舞咸池祀四望舞大韶夫
雲門取諸天咸池取諸地似矣大韶於四望奚取焉周
公制作極為明備夫子曰周監於二代監者損益之謂
也未聞監五帝况沿舊樂耶又謂九樂園鍾為宮黃鍾
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門之
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立奏之九樂函鍾
為宮大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孤竹之
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立奏之
九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

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於宗廟
奏之予謂圜鍾即夾鍾也函鍾即林鍾也乃今以夾鍾
林鍾之呂為宮而以黃鍾太簇之律為角又去商音一
律律呂清濁倒施又止宮角徵羽四音决不能成調矣
世儒見缺商音遂從而附會之商為金周木德恐金性
木真瞽說也律者聖人之制古今所同今據大司樂之
說是天地間別有一律法別有一聖人矣有是理乎雷
鼓靈鼓雲和空桑之說尤為謬誕不經有葦絲竹而無
匏土金石諸音無他音猶可無金石不成雅樂矣又謂
一變而致材物再變而致羸物三變而致鱗物四變而

致毛物五變而致介物六變而致象物夫羽毛鱗介者
麟鳳龜龍也尤可說也所謂羸與象者果何物乎誤天
人甚矣周成王之盛實未聞有此瑞應不知何所指也
周禮本非周公全書而大司樂一篇尤為荒謬讀者但
識六典大義其餘不必一一信也

歷代律議辨

班固漢志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
之懈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
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此黃
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予謂黃鍾之管懈谷

可也他竹亦可也神明存乎人耳至於聽鳳之鳴雄鳴
為六應律雌鳴亦六應呂清濁不相凌犯如旋宮之法
焉有是理乎使六鳴清濁不順次序待人而擇則人之
歌唱亦有六聲何不擇人而擇鳳也嘗聽黃鸝之鳴清
和宛轉五音俱備亦可準以為律乎鳳固神鳥也其靈
在于天下有道始出不在于聲之應律也達識貞觀者
決明其不然矣太史公曰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
存之劉昭後漢志曰伏羲作易記陽氣之初以為律法
予謂律法者皆實理實事明白易簡今所謂微若聲細
若氣者恍忽茫昧果何物也伏羲作易有卦畫而無文

字今易辭俱在果孰為紀陽氣者不以律管候陽氣又以陽氣為律管惑于候氣之法而復為異說以附會者也太史公律書曰王者制事一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併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予謂六律本為正五音而設候氣之法已非正議至於望敵聞聲而知吉凶勝負則又織綿家幽謬之術矣伐紂吹律孟春以至於季冬則十二律皆吹五音清濁徧矣而止言尚宮者何也以文武周公之明聖不卜之

人心天命而卜之律聲耶使音不尚宮牧野之師將不舉乎此因宮亂君驕商亂臣壞之意而附會之也又及於文帝天下殷富粟之十餘錢鳴鷄吠犬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此魯之腐儒積德百年而後興禮樂之說不足據也○晉荀勗出御府古今銅竹律二十五銅尺銅斛七具校減新尺短變尺四分因造十有二笛笛具五音各以其律展轉相因以調律呂正雅樂自謂宮商克諧時阮咸善達八音論者謂之神解咸常心譏勗新律聲高以謂高近哀思不合中和後有田夫耕于野得周玉尺校新尺短一米於此伏咸之妙予謂御府銅竹

律果周之物乎恐不然矣亦漢魏之偽制耳至于造十二
二笛笛具五音其法謬矣十二律管皆不穴隨其長短
吹之清濁自定若鑽之為笛笛雖具五音而其聲之大
致則徵音也定律不用黃鍾中聲而用笛之徵律其音
必剽疾響厲非樂之正度阮咸譏其新律聲高近哀思
不合中和是矣而不知其用十二笛定律之謬亦未為
神解也若以黃鍾九寸蕤賓六寸二分論之當差一寸
八分比周尺豈止短校一米耶○梁武帝素善鍾律自
制定禮樂又立為四器名之為通通受聲廣九寸宣聲
長九尺脩岳高一寸二分每通皆施三絃一曰玄英通

應鍾絃黃鍾絃大呂絃二曰青陽通太簇絃夾鍾絃姑
洗絃三曰朱明通中呂絃蕤賓絃林鍾絃四曰白藏通
射則絃南呂絃無射絃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
而還相得中又制為十二笛黃鍾笛長三尺八寸大呂
笛長三尺六寸太簇笛長三尺四寸夾鍾笛長三尺二
寸姑洗笛長三尺一寸中呂笛長二尺九寸蕤賓笛長
二尺八寸林鍾笛長二尺七寸夷則笛長二尺六寸南
呂笛長二尺五寸無射笛長二尺四寸應鍾笛長二尺
三寸笛以寫通與古鍾玉律周代古鍾並皆不差于是
被以八音施以七聲莫不和韻予謂四通之制俗樂法

也六畧類今之箏阮悠揚纖靡焉得雅聲也十二笛長者為徵短者為羽響徹振厲實少中和之氣此即荀勗十二笛之遺法雖應十二律不足準也若不論淫雅止論應十二律則世俗淫樂豈有不應十二律而成聲者哉謂協周代玉律謬為大言以欺人也○隋蘇夔駁鄭譯律議日月令所載五音並皆有五不言變宮變徵又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奉五音准此而言每宮應立五調不聞更加變宮變徵二調為七調七調之作所出未詳譚答曰周有七音之律漢書律志天地人及四時謂之七始黃鍾為天始林鍾為地始太簇為人始是為三始姑洗為春蕤賓為夏南呂為秋應鍾為冬是謂四時四時三始是以為七今若不以二變為調曲則是冬夏聲闕四時不備予謂七音七始之說五音加變宮變徵是也蘇夔不知二變其駁固謬矣而譚乃謂天地人四時為七始其謬尤甚及觀其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林鍾南呂應鍾七律皆正律而七始已備實無宮徵二變律也不識變律而以正律為七始自相矛盾自漢而已然矣至於開皇時新樂既成萬寶常聽之泫然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時全盛聞者不以為然至大業末乃驗煬帝將幸江都有樂人王令言妙達音

律其子常于戶外彈琵琶作翻安公子曲令言卧中聞之大驚曰此曲與自早晚對曰頃來有之謂其子曰慎無從行帝必不返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帝竟遇弒于江都予謂樂聲淫厲而哀此俗樂之常著作者非其人耳由此遽知天下將盡吾不敢以為然也煬帝荒淫暴虐四海怨毒有死之道焉雖愚人亦知之而令言占之宮聲往而不返使宮聲返焉煬帝將不死乎令言神其術以欺人實以自欺矣裴知古逢乘馬者聞其聲知其當墜馬死聞新婦珮玉聲知不利于姑此又以邪謬之術而假之樂聲以欺人者不可信也○唐張文收

依周禮祭昊天上帝以圜鍾為宮雅樂既成文收復請重正餘樂帝不許曰朕聞人和則樂清隋末喪亂雖改音律而樂不和若百姓安樂金石自協矣予謂周禮圜鍾予前已變其法之不可行若其可行當別有法非文收之所知也太宗謂人和樂清百姓安樂金石自協則堯舜之世周成康之時不當設典樂之官如后夔太師矣所謂內不能辨外為大言者也○周世宗顛德時王朴論曰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之聲半之清聲也倍之緩聲也三分其一以損益之相生之聲也十二變而復黃鍾聲之總數也乃命之曰十二律旋迭為均均有

七調合八十四調播之於八音著之于歌頌宗周而上
率由斯道自秦而下旋宮聲廢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
年所存者黃鍾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唯用七聲其
餘五調謂之啞鍾唐張文收考定雅樂而旋宮八十四
調復見于時器無啞者安史之亂黃巢之餘工器俱盡
偽梁後唐晉漢享國不遠未暇及于禮樂至于十二鍾
不論聲律宮商但循還而擊之黃鍾一調亦不和備矣
今依周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為黃鍾
之管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至吹用聲不
便乃作律准十三絃十二聲中旋用七聲為均為均之

主者惟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其均主之聲歸乎
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不亂乃成其調均有七調聲有
十二均合八十四調歌奏之曲由之出焉予謂朴之說
可謂精密矣而其實不然也古旋宮之法十二律加四
清聲為六大調京房六十調之說已非正議况八十四
乎十三絃之法因梁四通之法而變不可為準也由其
不識二變四清又不識八十四調之謬是以任意放言
如此○宋太祖時和峴依古法造新尺用司天臺景表
銅臬仁宗時丁度等參較阮逸胡瑗律尺謂累黍參校
不齊必求古雅之器宋初薦益州進士房庶言漢志云

一為一分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為一分其法
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
黃鍾之長九寸加一以為尺則律定矣范鎮力主其說
元祐初鎮用庶法上所定樂下詔褒美楊傑謂黃帝造
律止用斷竹初無用黍之法至漢乃有用黍之制鎮以
為世無真黍乃用大府尺以為樂尺徽宗時方士魏漢
津言禹以聲為律身為度請帝三指為法合之為九寸
即黃鍾之律定矣予謂古樂之所以中和者由于黃鍾
之管而黃鍾之管必以九寸者太過則舛鬱不暢不及
則振厲而高此以長短為黃鍾之準也其中空必容一

千二百黍者蓋九寸之管空大而容多者聲濁空小而
容少者聲清此又以容之多少而定黃鍾也尺與量原
為二事而世儒止論尺不及量縱尺合焉亦不能定黃
鍾矣况不合乎又不識二變四清故其論人人殊也而
諸儒之中惟胡安定辨徑三圍九之謬為有特見而其
制作亦近古和峴諸人失之太拘蓋由信古而寡心靈
之用其最暗謬不師古者阮逸房庶魏漢津也

中原音韻

雅樂既亡代變新聲至金元極矣周德清製中原音韻
以正沈約之謬其曰平分陰陽者蓋以字之清濁言也

殊不知陰者濁也宮與商也陽者清也角與徵羽也如
一東韻東字為宮風字為商龍字為角窮字為徵同字
為羽舉一韻餘韻可知矣今不以五音統字乃以陰統
宮商陽統角徵羽於義不精矣其曰入派三韻者蓋譏
謂沈韻為馱舌之言而以中原為準似矣然此音重濁
無入聲字凡呼入字俱屬平上去此類悉宜刪定使四
聲皎然明白庶可以為正音之法今乃緣襲訛謬分派
三韻使天下後世遂以為必如此呼然後可以為中原
之音者是德清非定中原音韻乃定北鄙音韻耳又謂
為作詞者廣其韻耳有才者正韻自足破裂聲音之道

而俯就無才之人不幾於為拙工改廢繩墨乎斷不然
矣其曰詞有九宮者蓋指正宮黃鍾商調越調雙調中
呂南呂仙呂大石調為九也其曲之名譜聲之繁碎何
止千章法亦甚夥矣及考其音調止備宮商二音黃鍾
太簇二調如正宮黃鍾雙調仙呂大石調皆宮音黃鍾
調也商調中呂南呂越調皆商音太簇調也故北曲直
質簡淡猶有古意至南詞出始備角徵羽清音淫厲哀
怨輕纖悠揚而聲音之道壞矣必明中原五音之微而
後淫樂雅樂可得而辨矣

或問今之何栢齋王浚川韓宛洛皆善言律呂者其法用如何予曰天下之言神解為上議擬次之栢齋論四清旋宮之法浚川辨候氣六十調之謬皆有特見其餘篇亦究辨廣輿而法義多不精確豈天畀之解未神乎宛洛則又異於是矣取蔡氏新書悉加敷演中間畧無可否詮擇如黃鍾第一解即新書開方積實積黍之法黃鍾第二解即新書十二辰位寸分釐毫絲之法黃鍾生十一律第三解十二律之實第四解即新書黃鍾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十二管十二辰分合損益之法律生五聲第六解即新書九分尺之法變聲第七

解即新書八十四聲之法六十調第九解即新書六十調旋宮之法至于候氣度量權衡大畧依模蔡說今新書之法多滯礙不可行則直解雖為明備但忠於新書非忠於律呂無所用之矣及考志樂其起樂調也遺詩章而用金木水火生尅之術其論八音也遺旋宮而用變徵變宮之法其製舞也遺功德之形容而用李太常五行日躔之拘制其論說雖美施之於樂實不可行不敢從也至於莆之李文利律呂元聲直以黃鍾為最清仲呂為最濁則又迷於大道叛於聖軌為不足辨矣

樂經元義卷一終

